

对话网络文学新生代

# 最科学的是航天，最浪漫的也是航天

对话嘉宾 飘荡墨尔本(网络作家) 卫中(本报记者)

不久前,《筑梦太空》入选2024年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持(科技科幻主题)。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认为,这部作品不仅反映了中国航天的成就和科技发展,也展示了科幻创作发展的新趋势和动向。

飘荡墨尔本毕业于厦门大学、墨尔本大学,传播学博士,长期专注于现实题材创作。“为航天的每一次感动,都包含了我为自己生活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时代的自豪。”围绕《筑梦太空》的访谈中,这位阅文集团签约作者畅言了她的创作初衷、思路和写作追求。

记者:在深入探讨你的作品《筑梦太空》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你以往的作品。你似乎偏爱从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职业领域汲取创作灵感,例如调查师、魔术师等;同时,作品中也不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关注。你个人兴趣爱好涉猎领域很广泛,你是如何踏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并从现实题材转向科幻文学创作的?

答:我成为网络文学作者的过程,可以追溯到2017年元旦。那天,我立下了成为作者的志向。随后的第二天,即1月2日,我购置了笔记本电脑,并在起点中文网注册了作家账号,从而开始了我的写作生涯。这一行动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将长期以来的写作愿望付诸实践。

早期作品多聚焦于一些小众职业的故事,例如我的处女作《邂逅调查师》便是围绕调查艺术展开,而《一刻钟情》则讲述了钟表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故事。选择这些小众题材,部分原因是我热衷于追剧,但发现电视剧中的职业选择相对有限。因此,在创作过程中,我尽可能地展现生活中更加多样化的职业面貌。

展现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我写作的初衷之一。《极光之意》和《一刻钟情》都是以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为背景,《极光之意》描绘的是中国木拱桥的传统营造技艺,这一灵感来源于万安桥被烧毁的新闻。然而,这并非我的首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小说。我身边有一位钟表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的家族三代人都致力于钟表的维修和收藏。自然而然地,从身边的人和故事中汲取灵感,创作了《一刻钟情》。

至于转向科幻题材的创作,《盗梦空间》和《星际穿越》等科幻电影的间接影响很大。我追随着读了《星际穿越》等不少相关科普读物,书里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虫洞等难以理解的科学概念,并涵盖了影片中许多场景背后的科学知识。优秀的科幻电影往往有科学家的深度参与,它们根据现有的科学知识推导出许多超前的科学设定,尤其是将科学理论转化为视觉效果。值得一提的是,科普读物的作者基普·索恩在电影上映三年后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外,《流浪地球》这部电影中的“带着地球去流浪”的概念,也让我感到非常浪漫。

记者:你之前提到,科学家参与电影创作,为科幻作品提供了专业性。而读者对你作品中的专业性评价常常是“硬核”。例如,在《筑梦太空》中,你提到出生在火星的人类由于重力条件与地球不同,会出现上半身更加粗壮、下半身更加细小的特征。类似这样让人增长见识的细节在书中随处可见。请问你是如何为科幻创作进行知识储备的?

答:很高兴你注意到了这些细节。小说中还有另一个细节,即由于火星大气中的尘埃散射掉了太阳光中的红色光,导致从地球看火星呈现出红色,而移民到火星的人类看到的太阳则是蓝色的。这些细节来源于我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科普知识,虽然这些知识在平时可能

看似无用,但在写作时它们自然而然地涌现了出来。

然而,仅凭日常积累是不够的。为了创作科幻小说,要进行大量的采访,包括航天领域的专家和深空探测实验室的科学家。无论是年长的科研工作者还是年轻的学者,我都会询问他们对未来世界的看法。我发现,大多数科研工作者优先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很少对未来进行预测,但他们偶尔的一些见解依然能给我带来灵感。例如,我曾询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深空探测实验室的负责人,是否有一些科研项目非常困难,但外人一听就能理解。负责人回答说,可能是数字太阳系。我原以为数字太阳系是关于太阳系的图形或数据资料库,但在进一步询问后,我了解到这是要建立一个预测太阳系内各个星球地壳运动、磁场变化及未来趋势的模型,其运算量和工作量之大令人震撼。因此,在《筑梦太空》中,我构思了一个类似数字太阳系的模型,这是有现实科学依据的,只是在科幻的方式下提前实现了。我认为,新的作者若想走上科幻创作之路,不妨从研究或访谈中寻找科幻灵感和科学依据。

记者:科幻文学将数字太阳系等前沿科学研究领域介绍给了广大读者,发挥了很好的科普作用,这正是科幻文学的魅力之一。你之前提到了《星际穿越》,许多人认为在科幻的外衣下,这部电影的底色是父女亲情之间的关系。而你的小说中也涉及了在横跨不同星球的背景下,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这与以往处理现实题材小说中的人物情感有何不同?

答:在科幻作品中,我同样注重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在创作《筑梦太空》之前,我已经意识到自己所书写的亲情和爱情的感悟,都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我个人的认知和观念。因此,我

面临一个难题,即如何创作出新颖的内容。在一次与朋友的闲聊中,他提议:“何不尝试写一写异星之恋,比如在不同星球间谈恋爱?”

于是,在这部作品中,女主角的父母是一对异星恋人,一个驻守在月球,一个去了火星试验基地。在这样的设定下,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爱而不得、异地恋等情感纠葛,似乎都变得微不足道。当爱情跨越星球,那些距离和时间的障碍,又算得了什么呢?我相信,无论是科幻还是现实题材,人物之间的细微情感都是打动读者的关键。

记者:非常同意。我注意到《筑梦太空》中有不少对未来社会形态的设想,能否谈谈你在这方面的创作思路?

答:在我的科幻世界里,未来社会并非基于末日或逃离地球的设置,而是基于现在的地球很美好、未来的地球将更加美好。对于读者讨论的一些类似《楚门的世界》的科技伦理问题,我都相信科技发展将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解决现有问题。总的来说,我持乐观态度,相信科技将为人类带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记者:从你的作品中,我们确实能感受到你的乐观和积极向上,也能感受到你对中国航天的热爱。你能为今后投身网络文学创作的新作者谈谈,如何从时代的变化、中国的进步、人民的呼声中提取主题,为读者提供精品内容?

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有些宏大。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能够遇到商业航天这样的题材,并为之创作一个故事,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幸运。

在采访这本书中男主角原型的时候,我问他:“你为什么喜欢航天?”他当时愣了大约15秒,然后反问我:“那你告诉我,谁不喜欢航天?”这一问,让我愣的时间比他更久。我回想起自



已在新闻画面中听到01(洞么)指挥员喊点火时,会感动得热泪盈眶,但我为什么会那么激动?为什么会那么心潮澎湃?

在我看来,最科学的是航天,最浪漫的也是航天。你越是接近它,就会越热爱它,越会沉浸其中。幸运的是能生活在这个蒸蒸日上的国家,能够亲眼见证中国航天的发展。为航天的每一次感动,都包含了我为自己生活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时代的自豪。

记者:对时代抱有热情,笔下自然就能回应时代的呼唤。我注意到你的不少作品已经签下了影视版权,能否谈谈你对文学与影视联动的看法?以及你对未来的创作有何计划?

答:我认为影视与网络文学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对于网络文学作品来说,影视化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也对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至于改编影视作品,我认为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不应急于求成,我更愿意专注于创作本身。

对于下一步的写作计划,《筑梦太空》将是一个系列作品。我目前正在准备采访相关单位,积累新的创作素材。在未来,我将继续深入探访各个领域,寻找更多可挖掘的领域。

■本报记者 范昕

“这次,我们打开了海派艺术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昨天于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启幕的“海上奇峰——吴湖帆诞辰130周年艺术展”上,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本次展览学术顾问陈翔说。

这是中华艺术宫“何谓海派·海上名家”艺术系列展首展。选择吴湖帆作为个案打头阵,不仅仅因为今年是吴湖帆诞辰130周年,吴湖帆迁居上海100周年,也因站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节点回望这位海派艺术名家有着特别的意味。陈翔告诉记者,从吴湖帆身上,可以看到传统绘画的真正魅力以及中国文化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具体表现,以及艺术家赤诚的家国情怀和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

## 主题作品集中亮相,折射文人的家国情怀

吴湖帆这个名字对于上海观众而言并不陌生,近年来其展览不算少见。而在本次展览中,吴湖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主题创作被首次推至焦点,形成“爱吾家邦”的特别板块,揭示他在书画、鉴定等方面的光环之下容易被忽略但又十分重要的特质,即作为文人的家国情怀。吴湖帆曾说:“学国画而欲做大画家者,必先爱吾家邦。”

展厅陈列的《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是吴湖帆主题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幅,题材的独特性与艺术的精湛度均可圈可点。新中国成立之后,工业、农业、军事等诸多方面的显著突破均有画作予以表现,而吴湖帆此画则可谓填补了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重要题材艺术创作的空白。他巧妙地以中国传统绘画技法来表现蘑菇云这一现代科技产物,画面呈现出的色彩层次感颇为丰富。陈翔坦言,吴湖帆的画擅长用颜色,但他最了不起的地方,不在于把颜色画得好看,而是把好看的颜色与水墨相融,让画面不俗气、不扎眼,葆有了一种文雅的意境、格调。他指出,吴湖帆表现主题意义从未放弃对艺术的追求,这相

# 聚焦吴湖帆主题创作『爱吾家邦』特质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开启『何谓海派·海上名家』艺术系列展首展

当可贵,也是海派艺术的精髓之一,反映了一种既创新又坚守传统的核心价值关系。此外,《西郊公园写景》《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跃进》等主题作品在展览的集中亮相,都让观者感受到这样的特质。

## 不仅仅是一位画家,多维打开吴湖帆的艺术世界

总计80余件(组)吴湖帆作品汇聚在此次展览中,包括中华艺术宫、上海中国画院、苏州博物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市文物交流中心、朵云轩藏品及部分私人收藏,全面呈现吴湖帆的成就,充分挖掘吴湖帆精神的当代价值。

吴湖帆的成名作《云表奇峰》就在其中。1936年,吴湖帆就是以这样一幅华美奇幻的作品从海上画坛中脱颖而出,代表了其个人风格的转折。水墨与色彩在这幅画中结合得恰到好处,色彩灵活、滋润,却不单薄,弱化皴法线条而强化块面感的方式,可谓当时时髦的一种对绘画的理解。创作于1948年的《阿里山云海》,是吴湖帆壮年时期代表作,全图气势雄浑、景色奇特,将光影转换为笔墨,将阿里山云海进行精湛的艺术再现。

值得一提的是,吴湖帆并非仅仅是一位画家,他堪称“江南士大夫文化最后一个集大成者”,也是海派都市文化最经典的代表者之一。为了让观众全面理解吴湖帆作为文人的全面修养,展览在以往已有吴湖帆展基础上,呈现吴湖帆书法创作、收藏、诗词创作的成就以及与他绘画创作的关系。展厅里,《减字木兰花》《摸鱼儿》等一系列吴湖帆填词的手稿令人颇感意外。1924年迁居上海之后,他曾与朱彊村、冒鹤亭、叶恭綽等诸多同好聆听谈词学,后又搜读历代词集,结词社,给晋贤句读以成唱和,也渐渐步入词的创作之境,与其妻潘静淑先后编辑出版有《联珠集》《秦美集》《梅景书屋词集》等。此次展出的系列颇具特色的拓印补图,则反映出吴湖帆在鉴藏方面的热情,这可谓他深入传统真髓的必经之路。

# 这部“上海出品”大胆挑战国产真人漫改类型片 《异人之下》:国产电影的“破壁”冒险



乌尔善导演新片《异人之下》将奇幻与现实、异能与人性融合,试图为观众呈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当代国风异能世界。

■本报见习记者 臧韵杰

何为“异人”、何为“炁”,什么又是“撕漫感”,就像这串概念会从网络世界筛出二次元受众,《异人之下》也正经历一场冒险——关于“国风异能漫改电影”的认知冒险。乌尔善导演新片《异人之下》公映前,市场一度抱以热望:它有爆款国漫原作打底,也有偏爱奇幻题材的导演加持。12天,新片票房1.14亿元,随着排片占比已跌破2%,它很难在排队上新的暑期档拉出长尾曲线。许多人拿《封神第一部》与《异人之下》类比,它们同样出自乌尔善之手,同样有传统文化元素,也都是奇幻与现实交错的设定。而从目前的市场反响来看,新作或许很难复制去年夏天的票房逆袭路径。

可就像导演本人所希望的,“我给自己树立的目标就是每个项目都要有所挑战、有所创新、有所冒险,每部作品都要当课题一样去研究”,作为国产真人漫改类型片的“破壁者”,《异人之下》要穿越二次元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次元壁,挑战之路或仍迢迢,但创新的每一步总是有益的。

## 打开国内电影市场的一片蓝海

《异人之下》改编自米二漫画《一人之下》,漫画连载了8年,点击量破300亿,漫改动画播放量超65亿,无疑是国漫领域的大IP,二次元受众的心头好。故事里设定了一种叫作“炁”的生命能量,能感知并操控这种能量的人就是异人,他们以寻常相貌生活在当代都市,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直到异人身份被揭开,进而卷入异能的派系争斗,都市里暗流涌动。

关于异能的想象与描写,各国电影中都曾出现过,例如漫威、DC等西方的超能类型片。乌尔善注意到,“影史票房前20名的电影有6部是漫画改编电影,可以说,它是一个通行国际的青少年文化主流产品”。但在国内电影市场,都市异能仍是一片蓝海,尤其《异人之下》还带着源自中国古代道家哲学的“最东方”基因。它既不同于“封神”一类的古典奇幻与神魔斗法,又很难被看作国外热血少年漫画的中国译本,它跨越了传统电影的边界,将奇幻与现实、异能与人性融合,试图为观众呈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当代国风异能世界。

据查,“炁”为“气”的古字,《老子》《列子》《庄子》都曾对“炁”有所阐述。电影中能清晰看到“炁”背后中医经络、五行学说等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子。比如主角张楚岚的功法,导演将其色彩设计与人体五行一一对应,红白两色的雷法源于心肺,契合中医里心属火、肺属金的理念。解剖故事内核,张楚岚与爷爷的骨肉亲情、狗娃子和冯宝宝的“一生羁绊”,都与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道德观念相呼应。而神秘的古建筑、中式庭院、奇幻阵法、八卦掌、八极拳,片中由“炁”而催动的异能世界,无不透出创作者对传统文化的看重。

只是,如何表现“炁”,乌尔善兵行险招。他用饱满的色彩、新潮的电子配乐、撕漫感的吸睛造型等贴近漫画表达的夸张风格,打造“传统文化的世界里蹦迪”“电音节上打太极”的观感,让不少欣赏者狂欢,也让另一部分观众直呼“拼贴一场”。

## 让AI与真人合作“表演”

乌尔善迄今已有五部作品与观众见

面:《刀见笑》主打荒诞黑色武侠,《画皮II》为志怪魔幻片,《寻龙诀》尝试了奇幻冒险类型,《封神第一部》定位古典神话题材,此次《异人之下》则是真人漫改电影。这样的作品序列中,既有导演一以贯之对幻想世界的偏爱,又能看到一次次的尝新、拓新。

对真人漫改电影而言,普遍的难题是,当漫画自带的夸张感被移植到真人世界,如何平衡观感。这一回,乌尔善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加入AI摹片动画。“我们为演员做了数字扫描,把数据交给人工智能去学习,同时也把我们需要的绘画风格交给人工智能去学习,然后把绘画风格带入每个角色的数字模型上。”乌尔善介绍,这相当于让AI与真人演员合作完成同一个角色的“表演”,“这是首次将真人摹片动画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院线电影制作,希望能给同行带来一些启发,也许未来能在人工智能跟传统电影技术结合上找到新的方法”。

至于当下,AI在《异人之下》的参演,同样引发了口碑的分化。有网友赞同,AI摹片动画的创新尝试能让影像风格自由穿梭于“三次元”与“二次元”的世界;但也有人感觉割裂,比如后半段用AI交代冯宝宝的身世线,和真人部分频繁穿插,强烈的对比和反衬,加重了观众对真人漫改的不适应。

无论如何,《异人之下》的出现是国产漫改电影的一次探索。它不完美,却足够勇敢,用拓新为行业赛道迈出一步,也让业界看到更多可能性。据悉,《异人之下》也有计划推进三部曲。或许,续篇中有望看到国产漫改电影的更多新解法。



吴湖帆《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海上奇峰——吴湖帆诞辰130周年艺术展”展品。(主办方供图)